

青春的华章

90后校园作家作品精选

高长梅/主编

北京大学教授、著名作家曹文轩，
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作序鼎力推荐

有风，我们 就可以飞翔

高 璨 著

荣华绽放

中国90后作家主力阵容

李军洋 窦 蕊 张悉妮 苏笑嫣 江 锦 麦兜兜 李 唐
辜妍洁 原筱菲 赵 越 顾文艳 雷雯霜
厉嘉威 王黎冰 王立衡 高 璨 陈义婧 楼宜宏等
18位90后获奖作家 佳作精选



甘肃文化出版社

青春的华章 90后校园作家作品精选

高长梅/主编

青春的华章

有风，我们 就可以飞翔

高 璨



甘肃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有风,我们就可以飞翔/高璨著.-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2011.6
(青春的华章·90后校园作家作品精选)
ISBN 978-7-5490-0105-7
I.①有… II.①高… III.①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②散文—作品
集—中国—当代 IV.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83552号

青春的华章·90后校园作家作品精选

有风,我们就可以飞翔

主编/高长梅

丛书策划/高长梅

丛书统筹/刘伶俐

作者/高璨

责任编辑/王天芹

特约编辑/刘颖

封面设计/红十月设计室

出 版 / 甘肃文化出版社	开 本 / 650毫米 × 1080毫米 1/12
地 址 / 兰州市城关区曹家巷1号	字 数 / 200千
邮 编 / 730030	印 张 / 16
电 话 / 0931-8454870	版 次 / 2011年6月第1版
网 址 / www.gswenhua.cn	印 次 / 2011年6月第1版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数 / 1-5000
印 刷 / 北京市德美印刷厂	书 号 / ISBN 978-7-5490-0105-7
厂 址 /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大庞村西	定 价 / 29.60元

如发现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少年的情怀总是诗

曹文轩

现在写诗的少年不多了,不多的原因我们能说上很多条,比如说当下社会阅读的生态环境不好,孩子们对美的感受缺乏鲜活的灵性,文学素养不断下降,审美能力不断下降等等。他们一开始就去模仿那些小说写得像作文一样的作品,以为那就是时尚,那就是文学,所以,他们不敢写诗,不会写诗,因为写诗总比流行的粗制滥造的作品有一些难度。

但在我国西北,一个叫高璨的女孩,从小学开始写诗一直写到了中学。这有点让我感到惊奇。在我看来,写诗总是不大容易出名的,什么名呀利呀,只能得到微薄的一点点,无论你有大小的成就。这个世界充满了诱惑的喧哗,能不被诱惑的人大概都是寂寞的。而这种寂寞是个人的庆幸和时代的无奈。在寂寞中,你可以静静地阅读一些东西,可以静静地思考一些东西,可以静静地写一些东西。因为只有在这样的状态下,人才能审视他人,反思自己。我在阅读高璨的诗歌的时候,会想到一个庄严的词:坚守。

对于很多成人来说,坚守已经是个近乎残酷的词。而对于一个女中学生来说,却有着别样的柔软的意义。因为她在坚守着她的文学理想,写作信念,以及对文学的价值判断。诗歌是灵性的产物,是想象力驰骋的产物,它可以让人变得敏锐而又富有灵性。美、崇高、神圣,以及种种美好的感情以及体验,都蕴藏在精致的诗句中。这些并不复杂的认识,我相信高璨是懂得的。她不仅懂得,而且也这么不折不扣地做了。所以,我很惊奇。

我一直主张一个人很小的时候,要多读名著,打好阅读的底子。据我所知,高璨从小学开始就读世界名著。在阅读上始终是有选择地进行阅读,和流行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她那些恬静优美的诗句,大可以看出她的心境和阅读的功力。如果没有扎实的阅读做底子,没有那些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的滋润,高璨不可能写出这么好的诗歌来。从这些诗歌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作者的精神气质。这些年,我在校园中讲课时,常常爱对学生说一句话,这句话用在高璨的身上是恰当的:阅读,可以改变和提升一个人的气质。

高璨在中学生中间,在诗坛上已经有了名气和影响,也有不少诗评家给她专门写了评论。我感到很欣慰。在批评越来越丧失立场和原则的批评语境中,高璨能够赢得这么多掌声和鲜花,说明她本人的坚守并不孤单,还有一批坚守批评原则的批评家在关注着她,在关注着我们纯正的高雅的文学,这是我们文学的希望。在浩浩荡荡的文学的汪洋之中,高璨这股清澈的涓涓溪流,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声音。我希望她能保持住自己的天性,自己的特色,这样,她才能走得更远更坚实。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作协副主席)

妙语出天然 清水出芙蓉

雷 达

多年来,我关注小说创作,与诗渐行渐远,诗人梦早破灭了,不但没再写过一句诗,几乎也没写过一篇评诗歌的文字,这真是一种本性的异化,我早年可是个酷爱读诗的人,但诗的暗流似乎还在心底伏藏。真没想到,近日读高璨的诗,却被引领到了一种美妙、清新,时感意外的陌生境地之中,流连忘返,有大口吸纳新鲜空气的舒畅。

高璨是谁?一个陕西女孩,出生于1995年,现在应该才14岁,而集子里的不少诗作居然写于她的年龄是“个位数”的时候,不能不令人惊诧。我一向不赞成揠苗助长——反对揠杀茁壮的幼苗,此刻也不想给她加上“天才少年诗人”的桂冠,但我由衷地认为,高璨艺术天赋优异,且有较大发展空间。一种炫目的美丽既然已经显现,我们也没有必要视而不见。至于她今后能发展成什么,那自有多种可能性。

在总体感觉上,高璨的诗初步形成一种率真、纯净、隽永的风格,她用她那阳光的、开放的心胸,体味大千世界,吟味人间百态,于是,日落日出,春风秋雨,晚雾朝霞,飞鸟游鱼,大至山野都市,小至林花小草,尽收笔底。她用轻灵的、精妙的、富于想象力的诗句,写出了自己心底的震颤与悸动,毫无矫饰造作之感,倒有发人深思之处。有的诗甚至让我拍案称奇。比如,“草原上,我用一株草的寿命/度量了春与秋的距离”;再如,“窗外摇曳的满树叶子/把月光撕碎了/叶片上的几粒水珠/把撕碎的月光/还给了月亮”。这是怎样的奇思妙想,又是怎样的余味悠长。

《人间词话》云,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我看境界者,乃诗人观察、体验、表现、抒发时的心灵之制高点的外化也,也即登山则情满于山,临海则意溢于海的立足点,是一种主客体遇合、融会、碰撞后的不可思议的瞬间沉醉状态,对写诗的人来说,至关重要。进入不了境界,便无诗思可言,硬要写,怕只剩下一点匠气罢了。高眼光,真性情,新词丽句,三者缺一不可。《人间词话》又云,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

语皆情语也。高璨的诗,虽还比较稚嫩——这很正常,无须苛求,但有一点却需肯定,她的诗是她用真诚的、天真无邪的眼光和心灵对“情化”了的“第二自然”的自由吟唱。真情出好诗,此言不谬。

境界要高,并不意味着登高一望,好诗自来,诗书满腹,佳句自出。古往今来,旅行家多的是,能诗者又有几人?写诗,创造性的思维,丰富而奇特的想象,也许最为重要。想象力若萎缩,即无诗可言。只有创造性的写作而非维持性的写作,才能避免大而空的叫喊或者硬而枯的说教,也才有可能写出人人心目中皆有,个个笔下却无的诗篇。且看集子里的《树想》:“当树上所有的叶子落光/我们希望/这仅仅是一棵倒立的树/虽然叶子都长在一个层面//当所有叶子都被秋风带走/我们相信/树与叶子去旅行了/这里留下的仅仅是一栋空空的房……”作者写的是一棵落光了树叶的枯树,这个抒情对象对于写诗者来说,不算是什么“富矿”,似无丁点儿诗意可挖。然而,这首十六行的诗,层层递进,表面写一棵树的荣枯沧桑,其实,完全可以看成一则关于人的命运,人的悲欢,人的绝望境遇和希望重生的寓言。小小年纪能参悟于此,让人久难忘怀。

高璨的诗在细节的捕捉,语言的锤炼上也很下工夫。古人讲究炼字、炼句、炼意,所谓炼字不如炼句,炼句不如炼意;还讲究化实为虚,化显为隐,化平为奇,化理为形。这就是说,要通过一系列的“炼”与“化”,实现诗歌意蕴的最大化。且看这样的句子:“山谷中的静,是听不见的/就像玫瑰色的晚霞/悄无声息地写好了明天的日记……”

不用过多地举证了,随意撷出的几段,不难见出高璨的才情。奇妙的是,她举重若轻,并不见斧凿痕,硬写状,仿佛那些个词儿、字儿都是自个儿蹦达出来的,特别是动词用得活泛,常使整个诗一下子照亮了,生辉了。在此,我真诚地祝愿小高璨在诗歌的高远天宇间尽情攀缘、飞升、吟哦、抒发,给我们献出更多的好诗来。我拭目以待。当然是在学好功课的前提下。

(作者系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委员,著名文艺评论家)

谈高璨诗歌及诗歌的自然性

我一向对年轻一代诗人寄予厚望,但并非因为“唯进化论”,而是基于两点看法:一、新诗起点较低,并一直处于一个上升状态,到目前为止,除了几个小高潮如三四十年代的现代派、六七十年代的台湾诗歌、八十年代的朦胧诗和第三代,还未出现公认的大高潮,因此,希望在于更年轻的诗人;第二、比起我们及前几代诗人,年轻一代诗人更少观念束缚与包袱,为潮流和追赶所焦虑,而是凭直觉与感悟写作,有感而发,心动而歌,具有一种难得的灵动活泼的自然性,这其实是诗歌的正道。最近,读到高璨的诗歌,更巩固了我的看法。

高璨是90后诗人,出生于1995年,如今还是西安交通大学附中的学生,但从她的创作经历来看,可谓早慧的天才,已经出版过好几部诗集。而从她的具体作品而言,让我深切感受到她已经具有相当成熟的也许自己还未意识到的朦胧的美学情趣与追求。

我个人觉得:高璨的诗歌里有一种自发产生的自然性。自然,可以说是中国古典诗歌里的最高价值。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这里,“自然”是比“道”更高的境界。古代中国遵循着这“道法自然”的传统,山水诗因此成为最主要的诗歌品种,人与自然处于一种和谐的亲密的相互参照的关系中。杜甫看见“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王维体味着“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苏东坡则“侣渔虾而友麋鹿”,诗人们在自然中流连,向自然学习,与自然为友,在自然中获得安慰温暖。自然也因此成为一种价值观,比如苏东坡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人们以自然为借鉴,因此取得了心理平衡,自然皆如此,有阴晴圆缺,何况人间,悲欢离合也就是正常的了。中国人对尘世生活因此看淡了,确实,与伟大的永恒的自然相比,人的那点小恩小怨、蝇头微利都是可以看开的,所以,诗歌也给中国人提供了超越性的精神解释和价值系统。

但是,当我读到高璨的诗歌《偶遇》时,读到了这样的诗句:

小路旁开满一片淡紫色的花
阳光是永恒的陪伴
对于它们来说,幸福已经超载

我还是有些吃惊,她是怎样直抵诗歌的本质,也是生活的本质的?怎么能够做到如此心境恬然,并享受一切的?阳光给予花的幸福感,她也能体验出来,生活给予人的自足感就更不用说了。一个有如此心态的人,一生一定是执著的,并且淡定自得的。而高璨如此年轻,似乎还未经历过生活的磨难,她如何能有此感悟,而且似乎深谙其道,并表达得如此诗意盎然?后来,我又释然了,也许,她不过是凭对生活的本能体验而已。确实,比起他们这一代人,我们脑子里太多观念立场,不知不觉中,我们丧失了对生活本身的正常的感受、感觉与感动,总是过于理智,充满怀疑。有时候,当微妙细小的幸福和快乐如轻风出现时,我们还是放不开,不能彻底释怀,也许,我们经历的苦难太多,我们生活中的危机感和忧虑感太多,因此总是不敢相信幸福与快乐来得如此容易。所以,包括我们和前几代人的诗歌,也因为承载太多内容,显得干涩、枯燥、僵硬、不圆润,比如总是充满太多理念思辨,有时候甚至干脆以宣传口号入诗,像一些朦胧诗那样;或者过于粗糙,赤裸裸,比如像一些口语诗一样,没有一点委婉与含蓄,没有一点美感。也因此,新诗诞生九十多年来,屡被垢病,始终不能如古典诗歌一样,深入普通人的心灵深处。

正因为如此,我很喜欢读高璨的诗歌,比如这样的一些诗句:“头顶飞过一群雁/学会了轻/一点声音也没有/仿佛雾从远处漫了过来”“金色的野菊花/沿着小路/弯弯曲曲/像给大地这件衣服/缝上一溜纽扣”“我站在青草地/阳光悄无声息藏我背后/我转过身惊奇发现/握了握它的手/手顿时也变成金黄”……如此直接,如此直接呈现与表达,仔细品味之下,竟然觉得可谓美妙动人。只有一颗没有被熏染过的心灵,才会有如此新鲜的原初的感觉。当然,也许是高璨本身就年轻的缘故,她能将自己所有的感觉器官全部调动起来,全身心地去感受体会一切,然后毫无保留地表达出来。

我还注意到高璨的诗歌里有大量关于春天的描述,看看这些标题就知道:《春融化在绿色的舌头上》《所有挚爱春天的云,都望向我的窗》《落叶如蝴蝶躺在春天的手心》,尽情地抒写着她对春天的敏感、春天的喜悦、春天的热爱,写得细致微妙,写得风生水起,当然,也许因为她自己正值青春年华,

自然很容易地与春天的心境契合。

而这样的心境也正与中国新诗生长的情境相契合,中国的新诗,中国诗歌的现代性进程中,当前也正处于一个生机勃勃、生气盎然、向上生长的时期,可以说万紫千红争奇斗艳,尤其需要更多的这样年轻如高璨的诗人加入,需要更新鲜的直接的感受注入,这是一种自由、自发、自然的原创性写作的开始。我曾经将之命名为“草根性”,一种草根一样具有着茁壮生命的创造力,这样的写作多了,中国诗歌的创造性就多了,中国新诗的春天也就到了。

当然,创造永远不会是无源之水,恰恰相反,创造是有源头的,我觉得,当代汉语诗歌要有所突破,一定要在直接经验与感受的基础上,超越以往的观念迷宫和各种对立约束,同时要有融合中国古典诗歌、西方现代诗歌及九十年新诗传统的雄心、抱负和能力,将三大传统消化吸收,化为内功,从而推出中国诗歌的新境界。

当然,高璨的路还很长,虽然起步不错,但诗无止境,她本身也还需要更多的学习与提升。不过令人安慰的是,从高璨这样年轻的诗人身上,我欣喜地看到,中国诗歌的这棵老树似乎又萌芽了新枝,并萌发着希望,就如高璨在一首诗歌里描述的:

一棵干枯的老树
永远站在春天的门口
将一枝藤条
递进春天的家

李少君

(作者系著名文学评论家,海南省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天涯》杂志主编)

高 璨 的 诗

王家新

去年初冬我去西安参加一个诗歌活动时，好几位当地诗人和评论家曾向我谈起西安的一位小诗人高璨，说这位还在上初中的女孩怎么了不起。后来在一个人声喧嚷的场合，我也曾见过这个小诗人一面，不过，这一切在那时我并不曾怎么留意。因为我一直固执地认为诗歌是经验的产物，是时间和岁月的结晶，诗歌也是一条远远超出了人们所能想象的远路和艰途。因此，几乎任何“小天才”现象都很难进入我的视野。路还长着呐。

如果追溯起来，我这种诗观和文学态度，很可能受到里尔克的影响，以下是我早年一读到就永远记住了的里尔克的一段话：“啊，说到诗：是不会有成绩的，如果写得太早了。我们应该一生之久，尽可能那样久地去等待，采集真意与精华，最后或许能够写出十行好诗。因为诗并不像一般人所说的是情感（情感人们早就很够了），——诗是经验。为了一首诗我们必须观看……必须能够回想……如果回忆很多，我们必须能够忘记，我们要有大的忍耐力等着它们再来。……等到它们成为我们身内的血、我们的目光和姿态，无名地和我们自己再也不能区分，那才能实现，在一个很稀有的时刻有一行诗的第一个字在它们的中心形成，脱颖而出。”（《布里格随笔》，冯至译）

正因此，我对一个人过早成名总是持一种疑虑的态度（说实话，我对我自己的“少作”就感到脸红，虽然它们中有的已被选入中学课本什么的）。在这之前，我也接触过一些少年作家，也总想从中看出几缕“天才的闪光”，但总是被那种奶声奶气所打住。也有真正有天分的，比如北京一位大学教授儿子的诗，我看了就甚为惊讶。但问题是，他现在早已“移情别恋”，不再写诗了。那种神秘的诗性说消失就消失了——也许是永远消失了。

但是，高璨不一样。当我打开她的诗集，我的一些疑虑消失了，不仅如此，它们还给我带来了欣喜和惊异。从高璨的诗中，我不仅感到了一个少女诗人特有的清新和可爱，也感到了一颗诗心的早熟和早慧，不仅感到了她这个年纪很难达到的对语言、对诗歌形式和技艺的几近自如的掌控，也感到了

一种正在生成和生长的诗歌感受力,如她在前几年写的诗《飘过童年的云》:

那么多云飘过
那么多树丫重新长出
可我永远找不到
飘过我童年树丫的那朵云

那时她还是一个“童话诗人”,诗句透明而又耐看,透出对生命永恒的追忆。到了近作《秋天的格调》,竟有些沧桑感了:

叶子开始落的时候谁都不知道
燕子走之前也未与我告别
秋天的沉默
就是一群青苔
无言地爬上青砖

这正显示了一个年轻诗人成长的痕迹。小高璨已开始跳出她的童话世界,像个小哲人一样观察人生了!

这才是真正的个性显露,或者说,是对生命内里的深入,是自我意识的觉悟。到了《第二支闪电——读尼采》,我更惊异了,这还是一个初中的女孩子能写出的诗吗?诗中那种对人世平庸、虚荣的嘲讽,以及诗最后的“黑衣人盼望一场暴雨的征兆……/他是乌云中劈出的第一支闪电/他盼望着第二支”,都已远远超出了一只“小船”的“负重量”。小高璨已开始由抒情与幻想进入到一个更为严肃的生命与存在的领域了。

这使我想起了英国诗人布莱克的“天真之歌”与“经验之歌”之说。一种过人的敏感和早熟,使小高璨提早由“天真之歌”转向了与她的年龄还有些不相称的“经验之歌”。而这,或许正是希望所在。我想,如果不能完成这样的转变,“童话写作”或任何“天真之歌”就会变得难以为继。正因此,我对高璨这样的诗歌新人有了某种属于诗的期望。就在去年初冬,在西安,我曾和几个诗人朋友一起在一个雪天登上古乐游原眺望。想到那次登临,想到那片飞雪迷蒙、文脉深蕴的土地,我的目光再次落在小高璨这样的诗句上:

一棵干枯的老树
永远站在春天的门口
将一枝藤条
递进春天的家

这样的诗句,不仅写出了大自然的魅力,也完全可以用来提示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诗的创造力。的确,小高璨的诗,就是这样一枝小小的、清新可喜的藤条,被递进了我们这个语言的家园中。我们这个家园,看似很繁华,其实已很有些荒败了。

不过,作为一个已在诗歌的路上跋涉了多年的“诗歌前辈”,我对高璨仍有话要说,那就是希望她一方面仍要多读书,另一方面还要注意摆脱掉那些她所受到的文学影响,尤其是所谓“美文学”的影响。这里,仍是诗人里尔克的一句话:“只有当个人穿过所有教育习俗并超越一切肤浅的感受,深入到他的最内部的音色当中时,他才能与艺术建立一种亲密的内在关系:成为艺术家。”

我真希望这样的话能成为高璨以及像她这样的文学青年的座右铭。高璨无疑有她自己的感受力和初具的艺术个性,但我感到它们有时仍被淹没在过于美丽的词藻和“情调”中了(比如《秋天的格调》中的那个“格调”,就“未能免俗”)。她也无疑有着很好的诗歌训练,但现在摆在她面前的问题是:要有勇气把诗写得不像诗,要敢于打破人们对诗歌的期待和那些审美观念,以真正呈现出她的艺术个性和生命的质感。

也可以说,高璨已写出了她这个年纪所能写出的“完美”的诗,但下一步就得“埋葬”这种“完美”,不然人生和艺术就不会走向成熟。许多诗人在他们的创作生涯中都走过这个历程。因为诗也好,思想也好,都不仅是对经验的发掘,它们还是“经验的成长”!

也只有这样,在时间的考验中,一个人才能使他自己真正地献身诗歌,并属于诗歌。

那就让我们对高璨以及像她这样的年轻诗人期待着。

(作者系诗人、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诗性和语言的精灵

——读高璨散文

李汉荣

用了两天时间读完高璨的几十篇散文,这个速度似乎有点慢,其实还是快了。读的时候,我有一种眩晕感,有时还有一种被电击后思维短路的感觉——高璨的散文,情思、感觉、想象的密度很大,我的智力似乎反应不过来,不得不停下,回过头再读一遍,低下头想一会儿,思维才能跟进,达到与她文思的共鸣和同步。

我不得不惊异。惊异她天才的灵性,这是一个浑身充盈灵气的精灵。在她的眼里和心里,这世上的一切都那么鲜活、生动、神秘。人世与自然的一切,哪怕是一块石头、一片落叶,都有思想、有忧伤,它们的存在方式就是它们的表达方式,它们围绕着她向她诉说。多少年过去了,它们一直寂寞地等待有人能听懂它们的诉说,然而世界和它的过客们都匆忙着背过身去,无人驻足倾听,或是听错了,或是根本听不懂。人们使用的是庸俗狭隘的公共词典。高璨来了,她出现在被严重污染和遮蔽的文化的背面和根部,在更靠近生命本真的地方,她用露珠的眼睛去看,她用绿叶的耳朵去听,她用宝石的心灵去感受。她看到了事物隐秘的表情,她听到了自然万物的心声,她发现了它们交织着欢乐、痛苦、期待,也难免迷茫的心情。她分享着它们的快乐,她分担着它们的忧愁,她同情它们被伤害的命运。在高璨灵性的感觉和文字里,万物从被奴役的枷锁里解救出来,从被人类规定和锁定的囚笼里释放出来,万物真正成为它们自身,自然复归于神性的自然。它们的尊严,它们的高贵,它们的痛苦,它们的愿望,都得到尊重和同情。

一般人都以为儿童的世界是天真又未免幼稚的,我一直也这样以为。读了高璨,我才知道我们严重误解也小看了他们。高璨的散文不仅处处闪动着灵性,这灵性里又饱含智性,不仅很美,而且有着哲学的智慧和深刻。她未必读过哲学,也谈不上有多少人生阅历,但这并不妨碍她拥有一份特别的深刻。佛家讲“自性圆融”,是说人在祛除了浑浊的妄念之后,会显现自性的灵光和慧悟,会对生命有一种朗然的洞察。有些人的深刻是天生的,生来就拥

有慧眼慧心,再加上同情心的作用,这种慧眼慧心就具有了悲悯的深度,她看什么就不只是扫描表象,浮华的外观不能遮蔽世间万物饱受伤害的命运真相。高璨的散文里经常有“忧伤”“疼痛”“碎裂”等字眼和意象,我不认为这是“为赋新词强说愁”,她的文字里有一种深邃的东西,既是情感的深挚,也是天性里那种“菩萨心肠”的深切,而说到底是一种深广的善良和同情心。

我不能不惊讶高璨的语言天赋。据说她的文章都是一气呵成,但她的语言又那样精致、精美、精彩。随便一个景物,一个闪念,她都能写出十分有味道的句子。有的文章通篇都是警句,简直如有神助。她的语言决不停在优美的层次,过分的优美容易生腻,难以达到深刻。她的语言是灵性、诗性、智性的交融,当她写一个事物的时候,既写了这个事物,又抵达了事物的内心和根部,把人引入丰富的精神暗示和隐喻之中,从而获得对存在的领悟。诚如古人所言:“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她为何有这样异常的能力?成人的写作大都是从芜杂甚至浑浊的人生经验里提取文学和审美元素,所以我们如今很难读到那种天籁自鸣、古镜照神的杰作。而高璨有着一颗纤尘不染的清澈、灵动的童心,这颗心如一面明镜,万物都在其上投下自己的影子,镜面有多亮,影子就有多真切;镜光有多深,影子的意味就有多深切。而投影于心镜的一切物象,都成为令我们回味不已的幻象、梦象、心象……

(作者系著名诗人、散文家)

读高璨诗歌

洛 夫

高璨的诗的确非同凡响。她的诗充满纯真与灵气,每句诗都像一个飞翔的小精灵,可爱得叫人心疼。如“一群鸽子飞过头顶/我听见天空被揉碎的声音”(《秋天的格调》),即使一般成年诗人也写不出这样源自心灵感应的诗句来。她比我还早慧,她九岁就写诗了,我到十五岁才开笔,比起她来,那时我思想成熟,但对事物的感受力和捕捉意象的能力则远不如她,这显然是拜时代进步所赐。我少年时代读到的文学书籍十分有限,而且读的大多是茅盾、巴金等偏向写实的文学,而高璨的文学背景比我要好多了,资源丰富,使她可以飞快成长。

很高兴得知,已有很多国内诗人与学者在为她鼓掌,这对当今那些口水诗四喷的诗坛不啻一声棒喝,让那些搅浑诗坛的大人们惊觉到什么叫“诗”。高璨的出现,换来普遍的关注与赞赏,足证今日社会还是需要好诗的。

(作者系我国台湾著名诗人)



目录

contents

序言

少年的情怀总是诗(曹文轩)	1
妙语出天然 清水出芙蓉(雷达)	3
谈高璨诗歌及诗歌的自然性(李少君)	5
高璨的诗(王家新)	9
诗性和语言的精灵(李汉荣)	13
读高璨诗歌(洛夫)	15

第一辑 你来,你去

风飞得很远,风吹得很近	3
崭新	5
离场	7
只做一小会儿风	9
自然的风度	11
花田不会消失	13
感觉	15
秋之宁静	17

影	19
那棵开花的树	21
热爱	23
鸟儿在歌唱	26
善良地成长	28
一切皆存在过	30
金色的鸽子	32
风铃的声音	34
你来,你去	36
风的哲学	38
阳光下冷峻的风	40
像雪一样飘飞、融化	42
有风,我们就可以飞翔	44
到远方	46
清明时节	48
王者	50
创造	52